

上海市部分娱乐场所女性从业者性病艾滋病 KAP 调查

杨怀霞¹, 倪莹青², 高谦¹ (1.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上海 200032; 2. 上海市长宁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上海 200051)

女性在艾滋病/性病传播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生理学、社会学等因素使女性比男性更具有传播、感染艾滋病、性病的风险, 且妇女感染艾滋病、性病后往往会产生一系列近期和远期的严重危害。娱乐场所中的女性从业人员则是受性病艾滋病影响较大的人群^[1]。采取疏导的方法, 进行有效的行为干预, 是公共卫生面临的挑战。我们通过对该高危人群的访谈, 了解其行为特征, 为制定有关的措施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2008年4—6月, 在上海某区知名娱乐场所, 采用目的性非概率性抽样方法, 对105名女性从业人员采用匿名的方式进行个人深入访谈。访谈由经过培训、具有一定性病艾滋病知识的志愿者和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工作者进行。访谈对象的选择考虑了从业的时间及年龄等因素, 以力求得到尽可能多的信息, 并采集对象血液进行HIV、RPR检测。

访谈采用统一的访谈提纲, 提纲内容主要包括对艾滋病的知行信、病人从事本行业的原因及政府对艾滋病的政策态度等。所有的访谈均得到了被访者的知情同意。每一个访谈约持续20~30 min, 访谈地点在该场所的包厢内。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本次访谈对象中本市户口24人, 外来在沪打工者81人, 主要来自江苏、安徽等省; 未婚68人, 已婚20人, 同居13人, 离异、丧偶、分居4人。血液检测出梅毒1例。

2.2 知识来源

本次调查的从业人员多数是通过大众媒体(报刊、杂志、电视、宣传栏、网站等)了解有关知识, 有主动的, 也有被动的。一位从业者说: “因为做这个工作, 有的时候会去买《家庭医生》、《健康知识》等杂志专门看里面关于性病艾滋病的内容;” “看电视的时候有这方面的内容就顺带看一看”。由于该行业的人员流动性大、多数人对自身所从事的工作难以启齿, 因此朋友间的讨论较少, 几乎没有人咨询有关的医生, 她们认为“医生只做诊断治疗, 最多针对性地简单回答”; “如果你问医生, 医生会怀疑你是不是得了这个病”。没有人表示参加过或愿意参加街上

大型咨询活动, 认为“别人会怀疑我有问题”, “电话咨询愿意的, 如果放在人多的地方就不想参加”, 并建议这种活动最好不要放在街上。

多数被访者知晓艾滋病的3个传播途径, 但对共用注射器, 共用牙刷、剃须刀, 与艾滋病病人接吻、拥抱、握手、游泳等是否传播艾滋病, 知晓率则较低。有人认为“牙刷和剃须刀不会传播的, 又不会出血”; 甚至部分人认为性交后冲洗阴道和口服或外用避孕药可以预防艾滋病。这说明被访者一直对艾滋病知识了解相当肤浅, 有些概念非常模糊。当被问及艾滋病是否可以治疗时, 有人说可以, 有人说不可以, 语气均不太肯定。

2.3 安全套使用

80.00%以上被访者知道安全套既可避孕, 又可防病, 而且58.00%的被调查人员担心性交对象有性病或艾滋病, 但安全套的使用率并不高。最近1个月的性行为中, 只有38.74%的被调查者经常使用安全套。部分人认为“其实我们做这一行的, 对客人基本没有什么感情, 甚至有一定的排斥心理, 很想用安全套, 但有的时候没有办法”。被问及为何不用安全套时, 部分人持侥幸心里, 认为“以前没用也没什么, 这次不用可能也没关系”; “客人不想用, 怕影响快感, 发生性行为前仔仔细看一下生殖器就可以了”。

2.4 经济原因

被访谈者均表示并不是一开始就想从事这个工作的, 由于经济上攀比心理, 加上亲戚或者朋友介绍就做了。“以我这个年龄和文化程度, 找一个差一点的工作、过一般的生活并不难, 可是好的工作难找, 差的工作赚钱少, 家里都等着我赚钱寄回去呢”; “现在外面诱惑太多, 以前的同学碰在一起又经常攀比, 你家住什么样的房子, 聚会的时候穿什么样的衣服, 谁不希望过得体体面面, 慢慢的就做‘女公关’了。反正在上海, 别人也不知道做什么工作, 随便说一个就行了。”

在访谈的过程中发现, 一些从业者之间关系密切, 等待访谈时一起聊天, 一起进访谈室, 而且有明显的一个安慰另一个的现象。通过访谈发现, 她们来自同一个地方, 有的是朋友, 有的是亲戚, 都是为赚钱先后到上海, 家境均较差。“看到表姐在上海赚钱挺容易的, 就跟着一起来了, 一开始不想做, 看到表姐干得也挺好, 慢慢的也就做了”。

部分从业者已婚。她们“本来结婚后就不想做这一

行了,但家里实在没有钱,跟老公商妥还是上班,只要不出台就可以了”。有的从业者老公每天接送上下班,以防出现意外。“做两年,钱赚够了,就回家”是这部分从业者的普遍心态。由此可见,经济因素是这部分人从事此行业的关键。

2.5 对 HIV/AIDS 态度

被问及是否愿意做同伴教育志愿者时,几乎所有被访者均表示不愿意。一位较大方、曾经做过 HIV 检测、对性病艾滋病相关知识了解较多的被访者对这一行动很不以为然,说:“从事这个行业就应该知道它的危险性,应该时刻关心自己的健康,这些基本知识肯定是要的。如果自己不愿意了解这些知识,那就是自己对自己的健康不负责,别人也没有办法”。可能由于多数人都知道自己所从事的行业患性病艾滋病的可能性比一般人大,因此对 HIV/AIDS 的态度均较宽容,认为“她们应该过正常的生活”,“他们也不想得艾滋病”,但自己得病不会让别人知道,否则“他们肯定看不起我”。对卫生系统 HIV/AIDS 保密政策,知道的人并不多。

3 讨论

娱乐场所女性从业者掌握艾滋病相关知识对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流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由于该人群的隐蔽性和流动性较大,健康宣传和干预措施难以真正落实^[2]。本访谈提示,我们目前对女性从业者性病艾滋病知识的宣传力度有较大的欠缺,宣传方式亦相对传统,这与国内有些研究一致^[3]。女性从业者知道自己从事的职业与艾滋病/性病传播相关,她们有深入了解疾病相关知识的渴求,但几乎都没有接受系统教育的机会,因此相关知识掌握不全面^[4]。被访者对明确传播途径正确认识水平较高,而对非传播途径的认识不甚清楚,说明以往只强调对传播途径的认识,忽视非传播途径解释^[5]。以往以医生咨询、大型的宣传活动的宣传方式不易为该行业人员接受。各医疗机构的性病艾滋病咨询热线也很少有人知道。因此要加大大众媒体的宣传力度,以期获得较好的效果。医生的门诊咨询过于形式化是未取得良好效果的主要原因。门诊医生由于经济利益及病人较多等原因,不可能花较多的时间进行宣教,而是以发放健教处方为主,完成上级规定任务为主。病人对医生较信任,希望能多向医生咨询有关的问题^[6],如果性病门诊医生多花一点时间对病人进行宣教,效果比其他宣传方式都好。侥幸心理和多种因素的限制,使女性从业者安全套的使用率较低,提高使用率不仅需要对该行业从业者加大干预措施和宣传力度,同时也要加大对性活跃人群的教育^[7]。

促使女性从业者性交易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因素^[8]。

女性从业人员学历低^[4],经济条件较差,合适的工作难找,为了尽快地赚钱,通过亲戚、朋友的介绍从事这份工作。有些人经济压力来源于对于消费的需求,为了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望;有些人经济压力来源于家庭,如父母、丈夫、孩子等。对于不同从业原因的女性干预应采取不同的措施。

同伴教育在提高人们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疾病知识以及转变态度、行为方面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9]。在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拉维的研究中,都显示了同伴教育的良好效果^[10,11]。在女性从业者中推广同伴教育有积极意义。但本次访谈的对象中,均不愿意做同伴教育。原因可能因为受传统教育的影响,不愿过多地谈及“性”,也不愿意提及自己的职业。较少的从业者知道政府部门的保密政策,显示应加大政府政策的宣传力度。

我国艾滋病的流行已进入快速增长期,且艾滋病感染性传播比例在不断增加^[12]。本调查对象作为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她们对艾滋病防治的知信行情况不容乐观,今后要加大干预措施。

4 参考文献

- [1] 刘民. 妇女与艾滋病/性病[J]. 国外医学社会医学分册, 1999, 16(1): 22-25.
- [2] 周晓林, 晏渠如. 深圳市部分娱乐场所服务小姐艾滋病知信行调查[J]. 上海预防医学, 2007, 19(1): 13-14.
- [3] 罗家洪, 李晓梅. 云南省暗娼艾滋病行为知识流行病学调查分析[J]. 卫生软科学, 2005, 19(1): 35-37.
- [4] 刘希良. 服务小姐艾滋病知识和性行为调查[J]. 中国健康教育, 2006, 22(3): 192-194.
- [5] 祝彩琴, 吴建宏. 公共娱乐场所女服务人员艾滋病知信行调查[J]. 浙江预防医学, 2006, 18(10): 506-507.
- [6] 赵鹏飞. 在性病门诊促进安全性行为的有利条件和障碍因素[J].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 2000, 6(3): 148-150.
- [7] Jeannette R. Preventive interventions to reduce heterosexual hiv risk for woman: current perspectives, future directions[J]. AIDS, 1998, 12(Suppl A): 197-208.
- [8] Xiaoming Li, Xiaoyi Fang. HIV/STD risk behaviors and perceptions among rural - to - urban migrants[J]. AIDS Education and Prevention, 2004, 16(6): 538-556.
- [9] 徐刚. 同伴教育在艾滋病预防工作中的运用[J].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 2002, 8(3): 183-186.
- [10] Ford K, Wirawan DN, Suastina W, et al. Evaluation of a peer education programme for female sex workers in Bali Indonesia[J]. Int JSTD AIDS, 2000, 11: 731-733.
- [11] The World Bank. Confronting AID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25.
- [12] 曲成毅. 中国艾滋病流行病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J].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05, 26(5): 309-310.

(收稿日期: 2009-06-19)